

鲁迅文集

导读本

野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鲁迅文集

第⑥卷

野

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野 草

题 辞	(3)
秋 夜	(7)
影的告别	(11)
求 乞 者	(15)
我的失恋	(19)
复 仇	(23)
复仇 (其二)	(27)
希 望	(32)
雪	(36)
风 箏	(40)
好的故事	(45)
过 客	(49)
死 火	(58)
狗的驳诘	(62)
失掉的好地狱	(65)
墓 碣 文	(70)

颓败线的颤动	(73)
立 论	(78)
死 后	(81)
这样的战士	(88)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92)
腊 叶	(98)
淡淡的血痕中	(101)
一 觉	(104)

野草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所作散文诗二十三篇。一九二七年七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

题 辞

《野草·题辞》，作于1927年4月26日。作者特地注明写作地点是“广州之白云楼”。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工作时，原居校内，据《鲁迅日记》，他于1927年3月29日移居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北京《语丝》周刊一三八期。

《题辞》是在散文诗集《野草》完成后为该书所作的序文，它也采用了散文诗体。《野草》全书二十三篇，写作于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其时，鲁迅生活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北京，这些作品陆续发表在《语丝》周刊。《野草》初版本于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题辞》置于卷首。一至六版均收入。第七版时，它被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撤下。1936年2月19日鲁迅在致夏传经信中说，此文“是被官办的检查处删去的”，并说曾“向书店说过几次，终于不补。”鲁迅逝

世后，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在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补入。

关于《野草》，鲁迅1932年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阵线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他又解释过：“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措辞就很含糊了，”并在该文中称《野草》中的作品“大本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色的小花。”1934年10月9日，他在致萧军信中又表述过自己对《野草》的看法：“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

对文中“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一语，作者在1927年9月23日所作《三闲集·怎么写》中解释过：“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因而有这种感觉。

《题辞》写作时，广州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了反革命政变，三日后，广州也血洗街头。鲁迅在文中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满腔悲愤和对黑暗势力统治下的社会的强烈憎恨，并且抒写了自己对于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的信念与热切期待。

*

*

*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

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秋 夜

《秋夜》作于1924年9月15日，最初发表于1924年12月1日《语丝》周刊第三期。这是散文诗集《野草》的开篇之作。

它的内容从表面上看，鲁迅是写凛秋的一个夜晚在“我的后园”和房间里所看到的一些景象，并抒写了自己由此引发的联想与感受。文中所描绘的各种景象是真实的，但作者更注重的是它们的象征性。1926年11月7日，作者在《厦门通信（二）》中说：“……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凛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严霜”和“凛秋”都是《秋夜》中的现象。可见，《秋夜》是以抒怀述志为指归的。

作者写得最着力的枣树，枣树虽然被萧瑟的凛秋摧残得落尽了叶子，“单剩干了”，它却以自己最直的长枝“默默地铁似的直刺

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威武不屈、桀骜不驯的枣树虽然是反抗黑暗的战士的形象，它的韧性的战斗使“鬼眨眼的天空……不高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然而枣树“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的高的天空，一意要制它的死命，不管它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枣树战斗的英姿被描写得十分突出。

当时作者生活在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作品中那黑压压的天空、天幕中的月亮和“鬼眨眼”的星星，以及严霜、“夜游的恶鸟”，是邪恶势力的象征，它们构成了整个黑暗社会。

在黑暗势力的肆虐下，野花草都被摧残了。作者以同情的笔墨描写了小粉红花：“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弱小者是值得同情的；而且，“春的到来”的希望是扼杀不了的。

作品的结尾，是“我”“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这苍翠精致的英雄显然是指那些小青虫。它们向往光明，便迎着灯火冲去，它们虽然莽撞，但它们的确是勇猛的。

象征性意蕴使《秋夜》升华为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诗。

*

*

*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映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

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目夹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影的告别

《影的告别》作于1924年9月24日，最初发表于同年12月8日《语丝》周刊第四期。

作品中的“影”，是一个奇特的艺术形象，从他委婉的感情抒发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鲁迅本人在当时的心情。

作品中的“影”在向“人”告别的时候说：“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鲁迅1925年3月18日在《两地书·四》致许广平的信中就曾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作品中的“影”说，“有所不乐意的在

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天堂和地狱是宗教里编出来的境界，所以“影”不愿去；“影”是不惜以自己的消失为代价来战取白天的到来的。何以辉煌的“黄金世界”也不乐于去呢？那是因为，鲁迅以为那也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希望，他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所以，“影”愿意执着于现实。

《影的告别》构思很奇特。鲁迅巧妙地捕捉了“影”的形象特点，借助于它来抒发自己的“小感触”。形影本是相随的，但作品里的“影”，却由于与人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分歧而决心“独自远行”，离形而去。地狱，是人和影本来都不想去；天堂和黄金世界是人所向往的，然而“影”也不想去。这样，他们就无法继续走同一条路了。在“影”看来，天堂与黄金世界是虚无缥缈的。执着于现在去战取未来是“影”的形象的重要特点。它决心“独自远行”，即使“在黑暗里沉没”也在所不惜，只要白天能够到来。“影”在“远行”之前经历了几次三番的反复，作者把它

在徘徊踌躇中的痛切凄婉心情描写得十分生动，充分地展示了它在决心为战取光明而作出自我牺牲之前所经历的激烈的内心煎熬。面对暗夜一般的社会，应该采取怎样的人生态度？这是一个严峻的时代性课题。有些人沉溺于对于天堂和黄金世界的幻想，这是不足取的，作品通过“影”对人的告别辞，对它作了否定；“影”以不惜自己被黑暗所吞噬的精神去战取白天的到来，才是革命者所应持的态度。这正折射着鲁迅自己在当时境遇下的心情，鲁迅借此曲折地反映了自己的心灵历程。那苦闷与彷徨，是时代造成的；上下求索，是时代的需要；执着于现实斗争，坚持为破坏旧秩序而奋斗，是那个时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倾向和特征。

* * *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